

“一剧之本”在当代昆曲传承保护中的价值和地位分析

李强

(江苏省苏州昆剧院, 江苏 苏州 215004)

摘要: 昆曲作为中国戏曲的集大成者,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近些年, 昆曲传承和保护面临严峻问题, 虽然在新千年伊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述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”, 但其艺术价值和文学性并未得到广泛传播。作为一门集体艺术, 昆曲需要有组织地继承和弘扬。当代社会里,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, 物质化、娱乐化趋势愈发明显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 为更好维系昆曲舞台艺术观演关系, 昆曲表演也逐渐向趣味性和技艺性方向发展, 而在昆曲传承保护进程中, 人们也更加关注舞台表演技艺和演剧者, 以及它们所延伸出来的演出形态、音乐唱腔和舞美。反倒是昆曲的内在品质并未得到传承和保护, 当然, 这也与昆曲几百年来所走的“格调境界——境界——趣味”这一由高到低的发展路线有直接关系。所谓“一剧之本”, 就是要将“剧”的“本来”展现出来, 昆曲的“本来”, 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, 重趣味、技艺的发展思路, 显然无法使昆曲得到弘扬和传承。文章立足于“一剧之本”, 对其在当代昆曲传承保护中的价值和地位展开分析。

关键词: 昆曲 “一剧之本” 传承与保护 价值和地位

中图分类号: J813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9082(2022)12-0263-03

引言

2001年, 昆剧在经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后,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, 被评为“人类口述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”。由此往后, 昆剧的发展受到人们更多关注和支持, 对其保护和传承, 以及创新和发展也给予了更多重视。苏州昆剧院自1951年成立以来, 先后奉献出数百部优秀戏作, 包括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等在内的昆剧, 以及《花魁记》《五姑娘》等在内的苏剧, 深受人们喜爱, 也常常被年轻一辈所模仿, 在此背景之下, 很多有潜力的昆剧表演者逐渐主宰昆剧戏曲舞台。

一、昆曲艺术特点

与其他运用昆腔表演的曲艺表演相比, 昆曲无疑是佼佼者。昆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 其传播也是一波三折, 受地域文化影响, 昆曲被划分成南昆和北昆两种。南昆在我国江浙一带比较流行, 特别是苏南和浙北这两个地方; 北昆在北京与河北两地极为盛行。与北昆相比, 南昆更为婉转, 擅长歌颂才子佳人的故事; 北昆则豪迈奔放, 刚进有力, 适合歌颂英雄人物。正因为如此, 北昆以武戏居多, 而南昆大多为文戏。

1. 昆曲的音乐特点

昆山腔是昆曲得以大范围传播和发展的基础, 它起源于元明两个朝代交替之间, 从元朝末期到明朝初期这段时间, 昆曲主要以小曲形式流传于民间, 其中也包括清唱。随着昆曲传播范围越来越广, 影响力越来越大, 其表演内

容与形式也逐渐丰富起来。明朝嘉靖年间, 戏曲家魏良辅搜集了大量戏曲唱腔, 并对那些比较盛行的戏曲唱腔进行较为细致的整理和加工。魏良辅本擅长弋阳腔(江西), 在过云适(江苏)和张野塘的指导和帮助下, 逐渐把海盐腔、余姚腔、弋阳腔三者融合在一起,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昆腔、昆山腔。

昆曲主要有五种板式, 即一眼板、三眼板散板、干板、赠板, 以及散板。昆曲演唱中, 伴奏乐器类型多种多样, 除了有箫、笛、琵琶外, 还有大锣和小锣, 若这五种乐器放在一起使用, 无疑会成为一道风格、亮丽的“交响乐风景”。

前文提到, 昆曲分南昆和北昆, 各自具有鲜明独特性。具体而言, 南昆调式以五声音调式为主, 北昆调式则以七声音调式为主; 在音程表达方面, 南昆曲调以平缓见长, 北昆曲调则带有明显的大跳音程。除此上述之外, 南昆能够换韵和换调, 北昆则不行。从词曲结合角度看, 南昆在表演中用字较少, 多用腔调, 北昆则恰恰相反。对比之后发现, 南昆戏曲具有鲜明的缠绵特点, 北昆则显得刚劲有力。在演唱形式上, 南昆戏曲演唱方式较多, 有独唱、接唱等, 北昆戏曲则比较单一, 多由一人演唱。

2. 昆曲的演唱技巧

声音和节奏掌握是昆曲演唱的两种主要技巧, 对发音有着比较高的要求, 常听昆曲的朋友都知道, 昆曲的演奏技巧极有讲究, 也非常细腻。“豁”、“撇”、“叠”、“嚯”是昆

曲的四种主要腔法，每一种腔法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，表演者会根据自身性格特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腔法，而对于行业佼佼者来说，他们有时也会根据曲的内容和表演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唱腔进行表演^[1]。事实上，任何一名专业表演者都会在历练成长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演唱方式，腔法运用也相对固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在某些昆曲演唱中，角色扮演者会根据剧情发展需要和“人物”情绪变化来切换唱腔。

二、昆曲的传承和发展

经过几百年的反复锤炼，以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和传统戏剧家们的精雕细琢，昆曲的经典形态已经非常成熟，美学体系也已十分完善，形式格范具有很强稳定性，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戏曲美学的最高典范。关于昆曲的传承和发展，当前有两种观点备受推崇。

其中一种观点认为，在创新中求发展，在改革中求生存，是传承和保护昆曲的最佳方式。其理由是，我国传统艺术发展与历史发展都具有很强文化性和连续性，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流淌过来，又向遥远的未来流去，只有不断添加创新元素，不断生成新的形式，按照不同时间段特征来丰富内容和扩展价值维度，才能保存住昆曲的生命力，而不是在时间进程中逐渐消亡。过程中，充分迎合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是关键，甚至要围绕他们的欣赏要求进行表演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更多人认识昆曲，了解昆曲，从而使昆曲得到广泛传播。信息化时代下，科技传媒发展迅猛，若要创新昆曲并使其传承下去，就必须把握市场需求，赢得市场，由表及里地传播昆曲审美价值和艺术气息。但事实上，随着昆曲外在表现形式的不断丰富，人们对它的兴趣始终停留在表象层，昆曲身后的文化底蕴并未得到挖掘。
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昆曲及其文化和艺术价值若要得到更好传承和保护，就必须坚持住原汁原味的“经典形态”和“美学格范”，过分追求创新并不利于昆曲传承保护，也不应在昆曲表演中占主流^[2]。作为“百戏之师”，昆曲经过几百年的雕琢和锤炼，已有着深厚的艺术积淀且自成体系，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正是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，它也凝聚了一脉相承的儒雅文化和东方美学特征。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昆曲的乐律之优雅、曲文之精美皆为后人所不及。必须要承认的是，现代社会里，传统艺术始终无法成为主流，但这不等于否定了昆曲文化属性和艺术价值，只有那些具备很好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，才懂得欣赏昆曲^[3]。如果一味地主张对昆曲进行改革、创新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在客观上都会对昆曲的

传承和发展起到破坏作用。

三、昆曲传承保护中“一剧之本”的重要作用

1. 认识“一剧之本”

“剧本，剧本，一剧之本”。在电影文学中，“剧本”被认为是一部电影的灵魂，是基础性工程。没有好剧本来做支撑，即使拿出金牌导演，华丽的演出阵容，现代高科技的使用，也难逃“烂片”的结局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对“一剧之本”做更深层次的挖掘，本文所提到的“一剧之本”，与电影文学创作中的“一剧之本”不完全相同。所谓“本”，即“本来”，“剧”的“本来”便是内容内涵，包括内容、意义、价值、文化等多项元素。在昆曲传承和保护中强调“一剧之本”，就是要把昆曲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得到充分彰显，而非区关注它的外在表现形式。尽管在有些时候，内容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呈现，需要通过形式来引入，但这不代表可以“喧宾夺主”。结合现实来看，人们更愿包装昆曲，而作为的创新发展，也仅仅是对昆曲外在表现的一种丰富。

众所周知，昆曲既代表着一种文化形态，同时也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。因此，“场上表演”艺术主体的剧团和艺人便在这一文化形态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^[4]。之所以要在现阶段昆曲传承保护中强调“一剧之本”，就是要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，端正好昆曲的发展态度，帮助越来越多人从“表象”的泥淖中挣脱出来（前提是他们要愿意）。就目前来看，昆曲所展现出的文化形态，更多带有“场上艺术”特征，某种意义上，其兴衰成败更多取决于昆曲院团和从业者的状态好坏。显然，这并不利于昆曲健康发展。众所周知，昆曲近些年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两个论调，一是保护传承，二是创新发展，受此影响，昆曲剧团的发展建设维度很长时间未能得到拓展，在自问和反问中徘徊。保护传承论调认为，昆曲从古至今都肩负着发扬传统的重任，所以当代昆曲发展必须视保护传承为己任；而创新发展论调则认为，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必须在创新基础上来完成，过于保守和守旧的发展观念会让昆曲很难在现代社会里流行起来，因此为了缩小传统与现实的差距，迎合当代社会发展现状，满足现代人的欣赏需求，必须让昆曲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。至少在表象看来，或就目前情况看，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是相互矛盾的，而随着冲突内容不断增多，冲突范围不断扩大，冲突性质逐渐加深，冲突时间逐渐拉长，不论是保护传承，还是创新发展，这两个目的都将无法被达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中会耗费掉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很多宝贵的表演艺术会随着岁月的流失

而消失,这不得不让人怜悯和惋惜^[5]。显然,出现这样的局面,恰恰说明人们并没有把握住发展昆曲的关键,更加没能悟透“一剧之本”中“本”的含义,自然也就无法认识“一剧之本”在昆曲传承保护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。

2. “一剧之本”的作用和价值

昆曲若要获得健康发展,就必须同时实现“传承保护”与“改革创新”。古典艺术之所以被奉为“古典”或“经典”,必然有它的原因和道理,一般认为,对于任何一项艺术而言,当其发展达到高峰后,与之相关的一切元素,或全部组成成分,都被视为一种指导性的规范,体系也更加成熟和完整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越是成熟的事物,其改革空间和创新维度就会越来越小^[6]。事实上,当昆曲发展到巅峰后,其改革空间就已经变得极为有限。而对于后人来说,若要让昆曲获得更好发展,就要尽可能延长它的巅峰时间,并在掌握全部规范基础上,通过融合个人(团体)生命感受来进行灵活运用,这也是扩展昆曲发展维度的一种有效方式。

当代艺术表演中,通俗与流行文化大行其道,加之受市场经济与普世价值观念影响,“人的行为”在曲艺演出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,在这种环境下,昆曲在艺术舞台上所呈现出的状态,与其过去的巅峰状态已有非常大的差距^[7]。当前许多从业者在进行表演时显得很不专业,演员唱念不懂四声、分韵、气口、腔格,表演规范性不足,戏的内容、情理,以及意境表达不到位;笛师唱曲能力偏弱,“拍曲”能力自不必多说;鼓师对起板收煞所蕴含的曲理并不十分了解,金锣敲打时机掌握不好,常存在胡乱击打金锣的现象,这些都是通病。很明显,这些都是未能真正领悟昆曲“本来”的表现。

对于任何一名昆曲从业者而言,无论学习经历多与寡,无论表演经验丰富与否,无论资历背景如何,只要能在坚持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去尝试改革创新,使昆曲发展迎合当下环境,做到与时俱进、革故鼎新,并通过吸引和取悦更多当代年轻人来扩大昆曲市场,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最佳的保护和振兴方式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以昆曲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正在被边缘化,并逐渐形成一种弱势文化形态。在这一大背景下,上述构想更像是一种幻想。透过现象看本质,当前情势下的昆曲艺术,最应该被保护和传承的并不是巅峰时的内容和元素,而是它规范性的、经典性的、传统性的编演方式^[8]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决定昆曲未来能都健康、长久发展的关键。基于此,深度挖掘昆曲的“本

来”内涵,对于正确认识昆曲,提高演出价值,以及传承和保护昆曲,都将是十分有益的。若昆曲的这种具有“传统性、规范性、经典性的核心价值”不存在了,昆曲之本体也一定就不复存在了,昆曲的“本”也就随着时间流失和消亡了,经典将永远存在人们的记忆中^[9-10]。

结语

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,我国昆曲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已获得巨大反响,随着它被确定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,其在我国文化史和戏曲史上所具有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,其古典美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。而作为后人,不能悠然自得地躺在历史功劳簿上,正确认识和理解昆曲,是传承和保护昆曲,并使其获得更好发展的基础前提。要揭开昆曲“本来”的面纱,真正实现与昆曲的零距离接受,就必须深入了解它的整个发展过程,从历史变迁、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等多个角度出发学习昆曲,领悟昆曲精髓。可以肯定地说,正确认识“一剧之本”在当代昆曲传承保护中的价值,明晰“一剧之本”在当代昆曲传承保护中的地位,将有助于使昆曲文化被进一步弘扬,使其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得到凸显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旭.昆曲二十年“非遗”保护实践[J].中国文艺评论,2021(12):53-60.
- [2]陆德洛.论昆曲在江苏的传播与保护传承[J].剧影月报,2021(02):97-98.
- [3]李爽霞.湘地昆曲保护及传承[J].戏剧之家,2020(24):30-31.
- [4]张捷诚.关于昆曲保护、传承与自救的一点浅见[J].剧作家,2020(03):107-111.
- [5]沈磊.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弘扬昆曲价值[J].当代旅游,2019(10):82.
- [6]于新洁.略论昆曲艺术的特点、传承与保护[J].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8,47(03):21-24.
- [7]朱锦华.昆曲保护与传承问题刍议[J].戏剧艺术,2018(01):103-112.
- [8]庞婷文.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传承与保护[J].黄河之声,2017(24):142-144.
- [9]周秦.昆曲的遗产价值及保护传承[J].民族艺术研究,2017,30(05):11-26.
- [10]朱为总.“一剧之本”在当代昆曲传承保护中的价值和地位[J].剧本,2014(04):70-75.